

增補宣公集卷第八

後漢書卷八

金匱要略卷八

書

卷八

宣公集卷第八

後漢書卷八

金匱要略卷八

宣公集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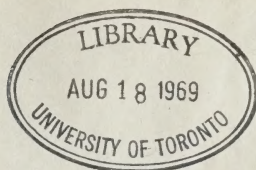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八

金匱要略卷八

宣公集卷第八

後漢書卷八

金匱要略卷八



PL
2677
L8
1722
V.3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制誥 除授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
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旣分威望
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乂東夏銀青
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識通
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恒因物情



以施教化所莅之郡霽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
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
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都邑提持
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
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
書省事散官勲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沈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必聞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

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
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勲封如故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寔先於謀帥申明
號令總持紀綱弘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柬不
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人集大勲者必舉於宏
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
儀同三司舒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
不違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諒
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揚州大都
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諸軍行營
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

誼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于茲矣
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
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流長
慶深祚遠曆數有嗣纘于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荷
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
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己懸法皆考
於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
道猶淺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武乏於定亂刑賞失
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熾禍干
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都邑痛毒我士

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攘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
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
結蒼旻朕所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
閔赤子之非辜爲人父母寧忘愧悼賴三事大夫竭
誠於內羣帥爪牙宣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寧江
漢上游建瓴制寇亘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
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
善自伐無縱已之慾無拂衆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
吝卑躬降志以奉賓傳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
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勲敬

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
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
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
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
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
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
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脅逐將帥
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
遇坦然如初凶跡旣盈醜踪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

魁公相往來無復忌畏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
巴梁遠遼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
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旣沮姦謀詭稱効
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欲全貸授以
師保之任疇其并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終始懷光
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
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
不容人臣所共棄討除大慙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
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使北平

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于北土隱若長城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内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懋昭勲閔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注意

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燧可兼充
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
元帥餘並如故城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
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內諸軍行
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勲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
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
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污脅深所憫惜爾
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
歸順罔有不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
濫無罪列爵懸賞用俟勲賢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
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
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
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
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
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
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命
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
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

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
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彛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撫
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
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
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予仰
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營田觀
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内諸軍及
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
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
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
兼宋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亳穎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亳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
郡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
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閭寄殿于大藩
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殪羣兇於
宛丘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勲

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變贊三台紀綱羣帥
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亳等州觀察處
置等使仍充宋亳穎等州管內諸軍兵馬都統散官
勲封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制誥 除授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
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干紀稔
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
難允屬勲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
虞候渾瑊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

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
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
殿邦朕越在郊垌偏於兇醜授之師律式是我昭侍
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
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
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里縣亘商嶺屏於南門觀
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于休可京畿渭北
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縣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爲理敦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礪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闈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

以匡時休有令問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
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
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
里人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
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于
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
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
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
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
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
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勲賢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
尚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
使平樂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邁于多難仗義率衆
臨危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
每急病而攘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克集茂勲
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洎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
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

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
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
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
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戎益茂
勲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
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
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沉痾是嬰卧護邊軍已淹
寒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
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充
振武綏銀鄜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押兵蕃落等使

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鄜坊丹延等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乂勤卹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于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

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乂江甸永
孚于休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
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
且從人欲版圖旣溢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
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
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
三司嘉王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
和勤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
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
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勲封如故

馬燧李臯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朕以
不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
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
徒兼侍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
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
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勲荆南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臯親率全軍抗於
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斬
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威名保乂江漢並著節于

國存功于人跡効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
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荅殊休燧
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皐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
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
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尚多思欲均厚
薄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
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
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
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
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

極材術宜其弘濟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
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之極致而行之實難金
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
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劔南東川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
李叔明稟粹挺生鬱爲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
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茲
豪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
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

恙所嬰扶疾趨朝披誠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
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旣頻辭
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增感歎雖
惜其舊德往泣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志猶資碩
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式彰尚德且
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傅兼尚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
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
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
沛周身不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
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
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爲崎
嶇險艱勲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甲臨戎連
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痼疾攻中癰疽發外迨

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
帥念方鎮以爲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
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宁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
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胡不容奪我
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褒美
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
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喪葬並準式
官供仍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汚忠能奮誠履重險而
不回處疾風而逾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
勤王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
驗尋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

云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
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勲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
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
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字量宏博質
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
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升令問茂建勲績屬淮夷
構亂東夏震騷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丘之難攘
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

庸建上台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
勲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續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
家之丕構敬慎厥德永孚于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制誥

鐵券慰
問勅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
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
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
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
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

不達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
所撫而下失於所奉與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
實不德非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于困窮
死于戰陣老疾廢養孤惇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
朕爲人父母得不愧于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
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
厭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
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
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
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勲臣河山帶

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
享國嗚呼其祗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
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纛官驃騎大將軍行
左金吾衛大將軍負外置同正負兼試太常卿頓啜
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勲書于
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
嗣守職官祗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
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
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
夏不安蕃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
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
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興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
蘊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
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
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勲高百
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
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

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
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蕃
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罷警
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
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
信使難通於西蕃旣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
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
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
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
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

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
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
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
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勲閥茂著到
此之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
荅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
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熱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
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
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
皓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
爲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
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盛
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
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
殊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

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
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
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
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勲賞給數多府藏虛
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
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
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
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
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鄰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
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
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
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
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
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
據城闕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
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誨賞

遂許四鎮之地以荅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
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旣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
豈合更論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
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
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
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鄰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
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
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
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
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

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恡彼有所要此固合
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
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
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犬
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
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
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
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
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
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

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
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
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爲
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
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
漁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効
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
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
故朕自嗣膺寶位即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鄰

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
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
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
不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
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却回
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
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
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
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
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

審知來意竝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
覽表中意旨續卽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
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
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
即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
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
既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
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
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
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
和好之道旣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
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

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
同和即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
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即遣使與論拱熱同往
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
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準擬但緣誓約本重朕
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
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弘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

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荅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即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旣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强弱寧由力爭卿欲以

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即當肆
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
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
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
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
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
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
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
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
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于千古以

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即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即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竚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
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
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
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
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

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
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
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
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
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
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
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
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
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
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

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
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
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
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
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
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
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
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
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
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
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註誤內蓄危疑
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
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
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
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

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
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
庸流闢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
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
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
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
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
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
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閭送
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

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

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
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
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
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
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
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
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
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
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

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
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
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
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
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
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
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
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
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

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

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
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
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
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
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
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
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
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
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
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

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弔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

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

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
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
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
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
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
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
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
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
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
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

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
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
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
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
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
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
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
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徒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
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

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

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

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
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
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
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
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
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
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
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
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
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

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
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
示大倣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
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
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
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郿懲艾往事稍益
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
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
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
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

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
志吞崦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
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
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
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
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
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
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陷寇
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

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

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
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
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
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
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
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
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効其於爲
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
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
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

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

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
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
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
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
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
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
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
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
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
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

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
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
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
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
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
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
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
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
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
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

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
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
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奏草

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
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
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
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
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

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

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
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旣殫又使別配別
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
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
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
矣邊陲之戎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
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
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
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
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

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
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郎
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
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
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蹢然而京邑關畿不寧
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
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

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
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
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
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
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
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
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
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
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
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
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
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
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
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

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
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
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
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
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
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旣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
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
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
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

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荅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祲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

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
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
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
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
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
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
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
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
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

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

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
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
側旣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
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
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
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
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
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蹢躅騰謗
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

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
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
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
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
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
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
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
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
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
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

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
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
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
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
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戢用之得中
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
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
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
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宄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懷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
思効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
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
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
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
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
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

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
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
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
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
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
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
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
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
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
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
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
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
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
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
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
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

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

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
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章者以辯
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
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務
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
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
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
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
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
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

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
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
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名宰相平章必
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
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
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
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
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
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
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

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
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
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
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
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
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
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
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
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
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

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餒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骸之怵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合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胃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
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烈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

陸宣公集 卷十二
來反覆一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
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
言

唐陸宣公集卷十二

